

蓝眼睛雪熊

月亮



丛书

童话大王王立群
明 照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童·话·大·王·之·麻·城

蓝眼睛雪熊

明 照 著



90222854



10945/05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眼睛雪熊/明照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1998.7

(月亮丛书·童话大王芝麻城)

ISBN 7-5007-4478-1

I. 蓝… I. 明… III. 童话-中国-当代 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1522 号

蓝眼睛雪熊

明 照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

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4.625 印张 2 插页 91 千字

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1999 年 4 月成套出版

本次印数 5000 册 定价 5.70 元

ISBN7-5007-4478-1/G·3245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发行二科调换

孩子喜欢童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
走进幻想王国，就比国王还大。

娃娃成了巨人，皇帝倒是呆瓜。

故事奇奇怪怪，人物洋洋洒洒。

心里神神秘秘，脸上嘻嘻哈哈。

纵使一千句话，我说也是白搭。

要想遂心如愿，请看月亮童话。

内 容 提 要

先是爷爷，接着是兔妈妈、小山羊，他们一个个神秘地失踪了……随着作者如诗如梦的叙述，你将走入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冬雪草原。少年乌热尔、蓝眼睛雪熊、山羊妈妈、狐狸大婶会与你相遇，他们鲜明的性格特征、真诚的生活追求、可爱而执着的行为方式令你心灵震颤。童话中环环相扣悬念迭起的情节设置，巧妙地构筑了一个具有独特审美童味的艺术空间——歌颂真、善、美，鞭挞假、恶、丑。作品诗意地传达出草原生生不息的灵韵，艺术地张扬了蒙古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之美。

这是一部能开启童心的童话，是 一首能拓展审美视野的歌。



1

(少年乌热尔——)

星，一颗一颗的，宛如水晶花似的飘着，悠悠然地向着我飞来……哦，我着清了，那不是星星，而是亮莹莹的小雪花。一朵一朵的小雪花，在半空中编织成一件洁白的袍子，向我罩来……我躺在草原上，白雪的袍子罩下来了……我想挣扎着坐起来，可是无济于事——雪袍子把我严严实实地裹住了……我喊着，两只酸楚楚的手臂，拼力地挣扎着，我大声呼唤着……

倏地，我坐起来；睁开朦胧的睡眼，恍恍惚惚地扫了一下毡包四周，哎呀，我是从恶梦中醒来。

毡包里暖融融的。牛粪烧得呼呼作响，火炉上面的铜壶咝咝地冒着汽，薄乳般的水汽在毡包里浮动著。

卧在包门旁的猎狗，机敏地抬起头来，弓起身子，看着我。

“爷爷呢？”我看见爷爷的皮袍子盖在我身上。

“爷爷去哪儿了？”

猎狗的尾巴摇了摇，然后轻捷地往上一勾，尾巴梢儿卷成一团黑天鹅绒似的花卷儿。他走过来，舔着我发烫的手背，慢吞吞地说：“爷爷去喇嘛庙的滩地背牛粪去啦！”

“你怎么没跟去呢？”

“爷爷说你发烧，让我留下来照看你！”

我屏息静气地望着包门上的玻璃窗。窗子上结着彩锦般的冰凌花。雪打在包顶上，沙沙沙地响。外面风雪交加，爷爷没穿皮袍子，他会冻得像风中的芦苇颤巍巍的呀！

“咱们去找爷爷！”我霍地站了起来，头一阵眩晕，那一片数也数不清的小星星，又在我眼前飘浮起来。

猎狗无可奈何地摇摇尾巴。

“不要去啦！孩子！”伴着这关切的声音，包门开了。

住在西面不远处的老额吉索珊娜走了进来。她把夹在腋下的沙枣棍靠在包门旁，轻轻地解下头巾，掸了掸棉袍子上的雪花，问我：“好些了吗？乌热尔！”

我点点头。



“我的孩子欧阳上次来的时候，给我捎了一些药，这几片是退烧的，你吃下吧！我的孩子欧阳说，吃下去就好啦！”

欧阳是白杨城塔林公园管理处的司机，老额吉索珊娜曾救过他的命，他常来萌根塔拉草原，只可惜我一次也没碰上。老额吉索珊娜一提到他，总是激动地颤抖着嘴角说：“我的孩子欧阳。”

我接过药片，身子无力地靠在哈那上，指了指旁边一块用旱獭皮缝制的坐垫，请她坐。

老额吉习惯地用手捂着自己的腰，蹒跚地走过来，坐在旱獭皮坐垫上。

她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头烫得像七月里太阳烤热的石头，快吃药吧！”

我吞下了两片药。

“哎，终年吃着肉干、炒米、奶茶，哪能没有个灾枝病叶呢？没啥，不要怕！”老额吉索珊娜宽慰着我，随手给我掖了掖被角，站起来，走到包门旁，拿起沙枣棍，吃力地出了包门。

毡包外，草原上的风雪像一只白色的秃鹫夺门而入，一股冷森森的空气扑而来。

想到正在寒风里拾牛粪的爷爷，我再也躺不住了，便掀开被子，站起身，穿上爷爷的皮袍子，

戴上黄羊皮帽子，从哈那上摘下猎枪，斜背在肩上。

猎狗已经领会了我的意图，弓起身，用头顶开包门，蹿出去了。

深冬的草原，披上了一件洁白的雪袍。亮晶晶的雪片飘悠飘悠地落下，发出清脆而细小的沙沙声，无数的沙沙声汇集在一起，使你感到草原似乎要挣脱雪的束缚腾飞起来。

白雪，盖住了白桦林，盖住了红柳丛，盖住了敖包、小河以及草原宽阔的胸膛。

爷爷留在雪原上的脚印，快被雪抹平了。

我跟在猎狗的后面，码着爷爷的足迹，朝西北的喇嘛庙奔去。

猎狗像黑箭一样穿破雪花织成的网，不大一会儿，变成了像黑珍珠似的一个跳跃着的小点儿。

我担心爷爷着凉，焦急地走着。

前面传来猎狗的叫声。

我的心头一震，预感到发生了什么，便呼哧呼哧地向前跑去。

在喇嘛庙西南的滩地上，爷爷堆在那里的一堆干牛粪不见了；雪地上，杂乱无章地留下了爷爷毡鞋的印记。噢，这足印从喇嘛庙向东迤去，



而不是走的来时的雪路。

这就怪啦！

猎狗抬起头，朝四面看了看，甩开卷着雪花的尾巴，疾风闪电般地朝爷爷去的方向奔跑。

我快步追赶猎狗。

前面是一片灌木林，猎狗像弓一样绕到林子前，焦灼地呼喊：“汪汪，乌热尔，快来！”

我跑到灌木林南边，看见爷爷的红柳筐。牛粪呢，东一块，西一块……

我怔怔地站在那里，目光在爷爷留下的脚印上扫来扫去——爷爷一定遇到了什么，他在这里停留过！

猎狗敏捷地在我四周嗅来嗅去——看来，他没有发现爷爷的去向。

猎狗用后腿站起来，在空中迎着西北风，嗅着，嗅着。然后又向东南方顺风跑了一阵儿。最后，他失望地甩动着鞭子似的尾巴，抽打着自己的两胯。

他低垂着头，像犯了错误似的，一声不吭地跑到了我的身边，用嘴巴拖拖我的裤管，又把头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。

我弯下腰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额门。



猎狗受到鼓励，又在牛粪的四周嗅起来。

我蹙起眉毛，心烦意乱极了：爷爷的脚印，为什么在这里猝然消失了？难道爷爷长了翅膀，飞走了不成？

想到这儿，泪花儿在我的眼眶里打转；我抑制不住自己，突然放开嗓子，冲着南面大声喊：“爷爷……爷爷……”

回答我的，是寂静的草原上沙啦沙啦的落雪声。

我转过身，冲着东面，又喊：“爷爷！”

回答我的，是披雪的灌木林在风中微微点头的瑟瑟声。

“爷——爷——”我把头转向了西面。

猎狗惊奇地喊：“瞧这儿！”他抠起雪地上的一团雪，朝我走来。

我飞也似地跑过去，看见一滴血，一滴殷红的血凝固在白雪上。我滴袋嗡的一下，眼前金花四溅，胸口透不过气来。

我接过那凝着血滴的雪团，痛苦地喃喃地问：“爷爷的血？”

“是的！”猎狗十拿九稳地回答。

“那……爷爷去了哪儿？”我心急火燎地叫了



起来。

猎狗站在一旁，冷静地提醒道：“不要着急，爷爷不是叮嘱过你么——要多用脑子想想！”

我像被鞭打了的四岁小野马，在原地跳起来，发疯似地喊着：“爷爷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”

猎狗无力地垂下尾巴，卧在草原上，同情地望着我。

我开始冷静下来，定定地望着手心中融化的雪。雪化了，血浸在手心中的雪水里，我摘下背着猎枪，用带血的手擦了擦冷冰冰的枪身，用整个身心说：“走。”

猎狗霍地跳起来，弓了弓腰，甩了甩尾巴，走到我的身边——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！

对呀，从草原上的一个固定点出发，可以走出三百六十条路来。

我挥了一下拳头说：“就是走遍草原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也要找到伤害爷爷的凶手！”

雪，美丽的诱人的雪，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停了，停了。

× × × × × ×

好端端的草原，竟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。



爷爷不是梦游症患者。

爷爷不是喝得晕乎乎的醉汉。

他怎么会从草原上一下子不翼而飞了呢？在这寒冷彻骨的白雪草原上，怎么会留下他的一滴凝固的殷红殷红的血浆……

2



(1 兔乖乖——)

“小兔乖乖，小兔乖乖！”妈妈总是这样亲切地叫我，“快来呀，孩子，帮妈妈撑一下牛皮口袋！”

我跑过去，撑起牛皮口袋，眨巴着眼睛：“妈妈，妈妈，装炒米干啥呀？”

“天冷得能冻掉耳朵，你大鸨大叔恐怕没吃的了，咱们给他送去！”

“咱家的炒米不是也不多了吗？！”我歪着脑袋不解地问。

“是呀！等离开大鸨大叔家，我再去姥姥家背些胡萝卜来！”

妈妈看看牛皮口袋里装满了炒米，扎好口子，然后，起身紧紧裙子，盯着我深情地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小兔乖乖，小兔乖乖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不许出门，啊？”

我撒娇了，有节奏地拍拍长耳朵，嘟嘟着三片片嘴，“妈妈，妈妈，我也去大鸨大叔家，我也

去！”我扑过去，扯住妈妈的裙子不松手。

“外面雪大得能埋住人！风大得能拔起红柳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跟着妈妈去大鸨大叔家，我不怕风，不怕雪，我啥也不怕！”

妈妈抿了抿刚毅的嘴角，沉吟了一下，又揪揪我的长耳朵，笑啦！

妈妈同意了，我高兴地拍着手，欢快地雀跃。

妈妈摘下黄羊皮手套，塞给我。

我戴上了，嘿，怪暖和的。我三下两下跑到门口，推推门，门死死地关着。

哼呀哎呀，哼呀哎呀，门终于被我推开了一道缝儿。

外面，淡蓝色柔和的光，从雪被上反射进来。嘿，雪可够深的，能没了前腿。

妈妈走过来，把牛皮口袋放在一旁，和我一块儿把门推开。门，像桨一样把雪被划开，雪像白浪似地涌来。

我一下跳出门，在洁白如玉的雪地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蹦着，跳着，跳着，蹦着。

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，裹上了洁白的天鹅羽衣。南面的大山，像玉龙一样地静静卧着。山脚下，往日那明镜似的索布丹海，泛出神秘面朦胧



的色彩。

刚刚升起的太阳，像个怕羞的小姑娘，不声不响地躲在云的后面。灰淡的天，凝视着那条从西边流来的小河。

“走吧，小兔乖乖！”妈妈轻轻地唤着我。

见妈妈肩扛着那沉甸甸的牛皮口袋，我从妈妈背后抻住牛皮口袋的一角，连连地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帮着你！两个人抬比一个人扛省劲儿多啦！”

我拽着牛皮口袋的一头，走在前面，不时地踢起雪粉，走着，踢着，真快活哩！

我们走出了沙枣林，在空旷无人的雪地上，踏着积雪，嘎吱嘎吱地走着。

突然，从西南几套马杆子远的灌木后，闪出一只像雪一样白的熊，他有着一双晶亮晶亮的、叫人一看就喜欢的蓝眼睛。

蓝眼睛雪熊发现了我们，支棱起耳朵，加快了步子，比箭还急地向我们扑过来，像一股要把人拧起来再卷走的白毛旋风。

妈妈诧异地站住了。

雪熊的那双蓝眼睛，起初，我以为像秋夜的星星；现在，看他那压倒一切的气势，那一眨一

眨的眼，倒像山里阴凄凄的鬼火，叫我的心儿一跳一跳的，怪瘆人的！

“妈妈！”我松开了牛皮口袋，依在妈妈的怀里，恐惧地喊。

妈妈机警地向四周看了看，压低了声音，急如星火地说：“你快跑回沙枣林，朝索布丹海跑！”

我揪住妈妈的裙裾不松手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我执拗地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一步也不离开妈妈！”

妈妈抬头看了看，蓝眼睛雪熊越逼越近了，来者不善呀！

“好孩子，听话，跟着妈妈危险！快，快跑，来不及了！”

妈妈严厉地抿紧嘴角，急灼灼地推了我一把。我趑趄了一下，靠在路边的一棵沙枣树上。

妈妈背起牛皮口袋，迈开大步，在裸雪的草原上走着。

我见蓝眼睛雪熊过来了，害怕地忙不迭地钻进了沙枣林。

蓝眼睛雪熊朝妈妈追去。

从沙枣树枝的缝隙间，我看见妈妈像喝醉了酒，一走三摇，一摇三晃地背着牛皮口袋，走着，